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王朝秘档



# 唐高祖

# 大唐帝王第一君

唐王朝的奠基人

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，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，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，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，深刻解读帝王谋略

姜克戈 主编 姜克戈 编著



太原兵变

乱世之王

进长安筑霸业

秦王崭露锋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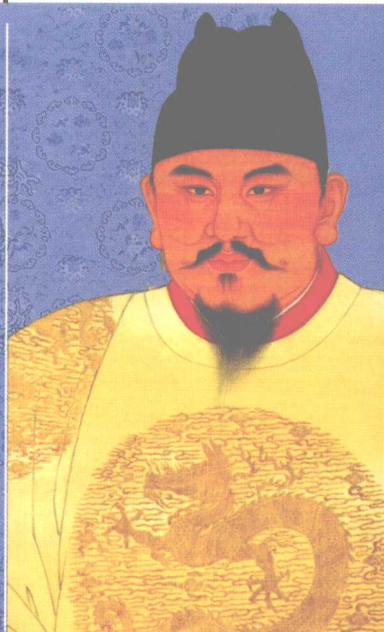
平南疆刚柔并济

玄武门政变·无奈的结局

.....

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代表着权力的顶峰。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……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，再现当世王朝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天啓皇帝

卷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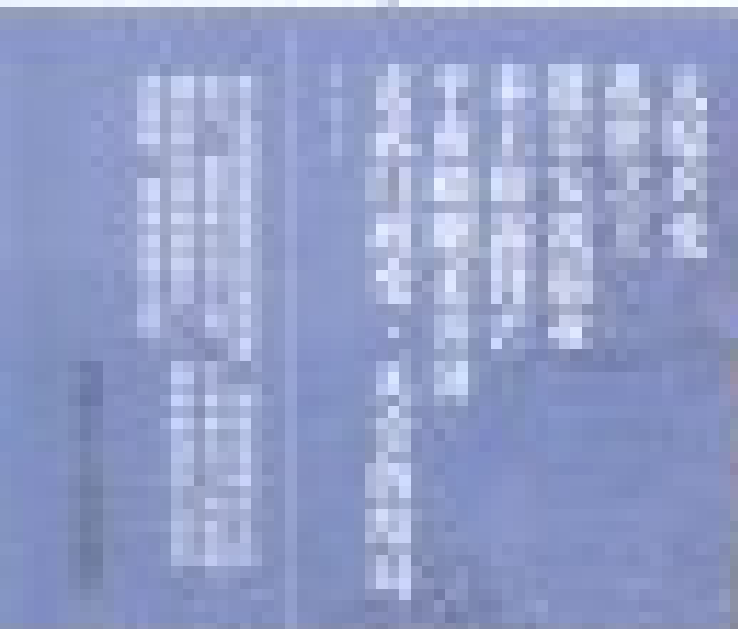
天啓皇帝



# 唐高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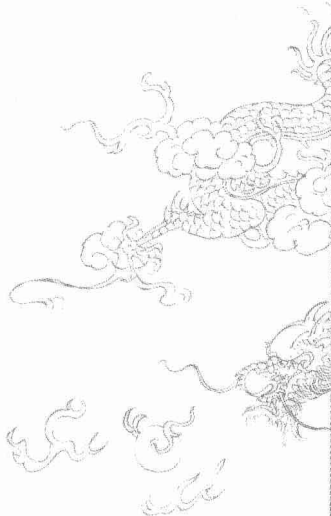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通史

卷一

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王 朝 秘 档



# 唐高祖

## 《大唐帝王第一君》

唐王朝的奠基人

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，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，  
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，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，  
深刻解读帝王谋略

姜克戈 主编 姜克戈 编著



太原兵变

乱世之王

进长安筑霸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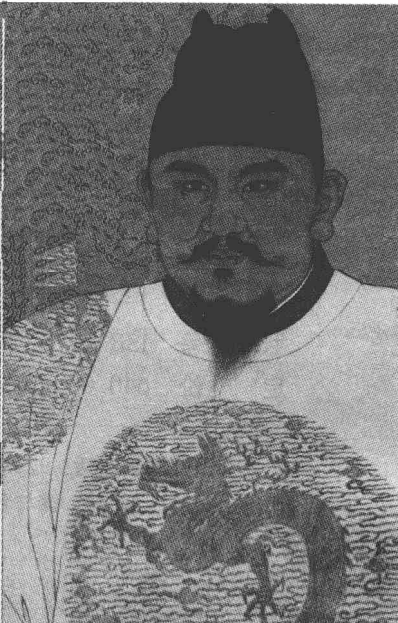
秦王崭露锋芒

平南疆刚柔并济

玄武门政变·无奈的结局

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  
权力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代表着权力的顶峰。  
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……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  
密码，再现当世王朝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帝王第一君——李渊/姜克戈编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.10

(中国帝王全传书系/姜克戈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203 - 7

I. 大… II. 姜… III. 唐高祖(566 ~ 635)—传记  
IV. K827 = 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1999 号

##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---

- 主 编 姜克戈  
责任编辑 咏 梅  
封面设计 宋双成  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化大街祥泰大厦  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  
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 
开 本 920 × 1280mm 1/32  
印 张 320  
字 数 4000 千字  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—10000 套  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203 - 7/K · 564  
定 价 640.00 元(全 20 册)
- 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4972001 4972092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第一章 太原兵变 ..... (1)
- 第二章 乱世之王 ..... (76)
- 第三章 进长安筑霸业 ..... (148)
- 第四章 秦王崭露锋芒 ..... (235)
- 第五章 平南疆刚柔并济 ..... (311)
- 第六章 玄武门政变 ..... (410)
- 第七章 无奈的结局 ..... (452)



## 第一章 太原兵变

### 一

李渊，字叔德，祖籍陇西成纪，即今甘肃省天水市人。据史载，李渊乃汉武帝时期，因为抗击匈奴而威名远播的飞将军李广的后代。

李渊的祖父李虎，是北周的开国元勋，去世后被追封为唐国公。其父李昺，与杨坚（后来的隋文帝）同娶鲜卑贵族、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为妻。因此，李、杨两家的这种“连襟”关系，为后来李家在隋朝重位尊权打下了基础。杨坚当北周相国的时候，李昺曾任北周安州总管、柱国大将军，袭封唐国公。

北周天和元年（566），李渊生于长安。

诞生于将门之家的李渊自幼习文练武，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五岁时，他就能使枪弄棒，经常与门丁比试武艺。喜欢飞拳踢脚、骑马射箭，日学不辍。

身为大将军的李昺，经常领着儿子去山林里打猎，借以提高李渊的骑射能力和胆量。

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。

刚到任，晋阳宫监裴寂、晋阳令刘文静同来庆贺，李渊大摆酒宴，款待两位客人。席间，李建成、李世民也在座，陪同两位来客喝酒。

酒宴开始之后，刘文静先说道：“太原是大隋的军事重镇，这里兵源充足、粮草丰沛，府地储粮堆积如山，一旦打起仗来，可耐久战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停了下来，哈哈一笑，扫视大家一眼，然后把目光停在李渊的脸上，接着说：“当今内乱风起云涌，能占守着这样一块兵家宝地，不能不说这是天大的运气吧！”

李渊听了，还未来得及说话，裴寂也哈哈大笑道：

“你是看到李大将军有了这块风水宝地，才来相贺，显出这么大的兴趣啊！”



说完之后，与刘文静相视大笑，李渊忙说道：“酒宴刚开始，刘大人、裴监军就说醉话，难道如此不胜酒力？”

刘文静故意装作喝醉的样子，接着说：“反正我已醉了，顺便说个故事给你们听！”

“太好了，我们一边喝酒，一边来听你说故事，也真是难得呀！”裴寂说着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刘文静咳了一声，说起来了：“早在西周大封建时，周成王当时还是个少年，正与兄弟叔虞一起做游戏，顺手把一枚桐叶交给了叔虞，说道：‘这块地方封给你了！’这话让当时担任辅政的大政治家周公旦听到了，他马上说：‘天子无戏言。既然说了，要给兄弟封地，就必须实施才行。’从此，叔虞就被封到了以山西太原为中心的古代唐国。”

听到这里，裴寂放下酒杯，接着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块地方因为有晋水，后来才改称晋国，但是在太原的晋祠中，一直供奉着唐国的开国人叔虞的神像，称为唐叔虞祠。如今大将军担任太原留守，来到了唐国故地，你又是世袭的唐国公，到这里来，恰好是继绝兴废，正可以恢复当年的唐国曾经有过的风采啊！”

二人一唱一和，说了这么多，李渊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，心中暗自窃喜，只是口中不说，脸上不显露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提起酒壶，借着向他们敬酒时说道：

“正如二位所说，太原地处要冲，位置相当重要，今后尚祈多多关照，共同努力，让昔日唐国风采重新焕发出来。”

当时的李世民已经十七岁了，凭着他那天生的聪明与睿智，早已听出刘文静、裴寂的心意，他们的话也使他想起一件事来：

不久前，父亲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时，当晚回到家里就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，告诉他说：“世民快来！有一件喜事，父亲要告诉你！”

接着，父亲把炀帝任命他为太原留守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以手加额，庆幸般地既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提醒他说：

“我本是世袭的唐国公，而太原正是这古老的唐国封地。眼前，我本到了太原，岂不是天意么？既然上天把太原给了我，若是不愿接受，将会遭祸的呀！可是……”

听到父亲这么说，李世民急忙追问道：“请问父亲还有什么顾虑吗？”

李渊看着儿子，意味深长地对他说：“这太原虽是个经邦济世之地，可是，南有历山飞，北有突厥，能够安处太原么？”

世民忙向父亲建议道：“历山飞不过一勇之夫，哪里是父亲的对手？只



是突厥人野心勃勃，又有强悍的骑兵，孩儿以为，应该与之讲和，然后徐图再取，也还不迟。”

想到这里，世民转眼见父亲一味地向刘文静、裴寂劝酒，装着对二人的话不领会的样子，不由得心中想道：父亲如此不显山露水，真能沉得住气啊！

世民又看一眼大哥李建成，见他只顾大吃大喝、大嚼大咽了，丝毫没有领会的样子，真是一个典型的酒囊饭袋！

世民提起酒壶，为刘、裴二人斟酒后，说道：

“正如二位大人所说，太原固然是一块宝地，可是当前的形势也不容乐观，强大的历山飞手中拥有十万之众，对太原虎视眈眈，还有外族突厥人早对太原怀有野心，不剪除这两股势力，即使想固守太原也是不易！请两位大人指教。”

刘文静听了，笑眯眯地看着李世民说道：“别看小将军年轻，却聪慧爽快，识量过人，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大将军后继有人啊！”

裴寂说道：“历山飞不过是一名草寇，有何惧哉！我向大将军荐举一人，乃三国时期曹操部下夏侯渊的后代，名叫夏侯端，此人自小学得文武全才，让他来协助你剿灭历山飞，定能马到成功！”

李渊赶忙笑道：“多谢监军支持。”说着，又给裴寂和刘文静夹菜、斟酒，忽听刘文静又说道：

“当今皇上又下江都了，大将军正该利用这大好时机，借剿灭义军之名，扩充自己的实力，当此乱世，有兵就是草头王！”

裴寂笑道：“文静之言真是一语千金。太平年代靠文治，如今烽烟四起，武力方能定乾坤！”

刘文静离席小解，李世民也跟了出去。二人边走边谈对形势的看法，谁知越谈越投机，对时局的见解完全一致，李世民拉着刘文静的手说道：

“听了刘大人的一番高论，茅塞顿开，改日当登门请教。”说完，两人携手入席，异常亲热。

酒宴直到日影西斜方散，李渊让世民去送客人，刘文静上马前，又拉着他的手，叮咛道：“我有一言请转告令尊：韩信当年不听蒯通之言，身首异处，望他切勿重踏韩信覆辙……”

李世民回府后，将此言转告给父亲时，李建成也在座。因为他平日不爱读书，对这件史实不甚了解，李渊看着世民说：“你记得这故事吗？说出来听一听……”

世民便娓娓道来：“在楚汉相争的关键阶段，韩信率领大军已牢牢控制



各地，他的举手投足可使风云变色，韩信拥汉则楚灭，背汉则楚存，自立则天下鼎足三分。

此时，谋士蒯通为让韩信看清形势，借口为他相面时说：“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；相君之背，贵不可言。”这意思是劝韩信背汉自立，三分天下，与刘、项二人平起平坐。”

听世民说到这里，李渊接着说道：“韩信没有听从蒯通的劝说，他帮助刘邦消灭了项羽，等刘邦当了皇帝，接着就把韩信杀了。”

李建成听了之后，向父亲问道：“刘文静是劝父亲举兵造隋炀帝的反，自己当皇帝，是吗？”

李渊立即制止道：“别胡说！这是杀头、灭族的事情，可不能乱说啊！”

李世民却平静地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！儿以为眼前倒应该积蓄力量，收罗人才，至于刘文静、裴寂二人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呢！”

李渊听后，连连点头，然后对两个孩子嘱咐道：“要记着今日之事，可不能乱说啊！”

次日，李渊将四个儿子，还有李涛，一起叫到客厅里，关起门窗，神色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王威、高君雅是皇上的亲信，是派他二人来探听咱们情况的，从今往后，各人要特别谨慎，别乱说乱道，切勿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，给我招来麻烦。”

此时，门房的吕亮来报告：“有一位自称姓夏侯的人请求拜见大将军！”

李渊忙对世民说：“快去欢迎夏侯壮士到来！”

世民急忙离座走出客厅，李渊趁这工夫说道：“从今往后，对来投拜的客人，一定要热情欢迎，盛情接待，无论贵贱、贫富，都要一视同仁，绝不能冷淡，若有谁不礼貌待客，我一定重重责罚。”

李世民领着夏侯端来到客厅，李渊热情地拉着他，引入一间侧室坐下，屋中只有世民随之。寒暄之后，谈话便转入了正题，夏侯端说：

“今天下纷攘，义兵四起，罪在一人，这已是洞若观火了。不知大将军做何打算？”

李渊只得说道：“朝廷待我恩重如山，我只有提兵灭贼，别无选择。阁下有何高见，请赐教。”

夏侯端说：“自古就有时事造英雄之说，我以为，当今是时事召唤英雄问世！由于全国变乱，群龙无首，朝廷的根基已经摇动，只有大将军出来方能安定天下。但是皇上不仁，又瞎猜忌，不久前被那条讷语杀死的李浑一族，就是一个明证。”

李世民插话道：“李浑等三十二口，全部被杀，实在是太残忍了。”



李渊忙说道：“皇上毕竟信赖于我，才让某安坐太原。”

夏侯端却接着说：“大将军切勿大意！怨在下直言，皇上喜怒无常，多疑而残忍，早备比晚备好，有备比无备安……”

李渊忙笑道：“多谢指教，请留下来，帮我训练一支骑兵，如何？”

夏侯端答应道：“大将军所命，敢不竭忠尽智吗？”

次日，李渊对夏侯端说：“我有一位堂兄弟，曾在西域住过一段时间，对驯马之术很有研究，让他协助你吧！”

说完，李渊便让李涛过去与夏侯端相见，自此，夏侯端、李涛两人领着一支五百人的骑兵，整日操练。

一天，李渊的妻兄窦抗，领着隋汉三公之一的窦炽之孙窦琮，一起来投他。二人因为躲避去辽东攻打高丽，而亡命在外，便来太原依附，李渊知道他们二人均是难得的人才，便热情留下。

平日，在诸子中唯有李世民最热心待人，处事谦和，每有来客，他都主动上前，李渊自然欢喜，便单独辟出一大院子，内有数十间屋舍，让世民当做招待客人之所。

住下之后，窦抗脱帽来见李渊，轻声对这位妹夫说：“杨广忌讳那讖语，才杀了李浑一族人；我们可反其道而行之，利用那讖语中说的‘李姓人当坐天下’，为我所用，以乘其便，号召天下人一起举大事，这是上天启示的呀！”

李渊听了，尽管心中窃喜，却不露声色，并大声斥责这位大舅子道：“你是无事找事，想为我招来大祸吗？告诉你，今后可别提这些无稽之事了！安安稳稳地住下吧！”

几天后，右骁卫将军长孙成之族弟长孙顺德，及右勋侍刘弘基也来投奔李渊，二人是在辽东战役中私自逃出来的，都不愿为杨广卖命，来到了晋阳。

李渊指示世民，一律热情接纳。这样一来，四方有志之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纷纷来投，有如水之归海，源源不断。

公元六一六年，李渊决定消灭历山飞的起义军。

为了解除后顾之忧，李渊派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前往马邑城内驻扎，防止突厥人来犯太原，干扰攻打历山飞的战略部署。

“历山飞”是太原郡附近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王须拔部的手下大将魏刀儿的别号。当时，王须拔自称漫天王，定国号为“燕”，一时声势浩大。

这支起义军的营地在太原郡南部，人数有十余万，当时他们截断了上党郡与西河郡的内外联系，声势很大，连隋炀帝也知道了，并下诏让李渊尽快剿灭。





据说，“历山飞”魏刀儿作战勇猛，并且巧于攻城，早在公元六一五年，曾打败了隋朝的将领慕容罗喉的军队。

这次，李渊与副留守王威只带领六千人马，在河西郡雀鼠谷口，与历山飞的两万人相遇。

一听说敌军有两万多人马，王威吓得变了脸色，便想退兵回去，忙向李渊问道：“敌我力量悬殊，硬拼下去，对我军不利，不如……”

李渊见他害怕的样子，实在有些看不起他，便转脸对夏侯端说：“请副将夏侯端说一说自己的看法。”

夏侯端说：“自古论战，两军相遇勇者胜。军队的数量不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。”

李渊接着向将士们说：“各位将领不必担心。据我了解，敌军人数虽多，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是一群未经训练的队伍。他们心中想的，只是钱财，是要钱不要命的。前一段时间，由于连连得胜，就有恃无恐了，以为他们是常胜军了，更不把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放在眼里，这就注定历山飞必败，我军必胜！”

听罢，李渊对夏侯端、窦抗等悄悄说了几句之后，大声向将士们命令道：

“只要全体将士听从指挥，服从命令，我们一定会打败历山飞，活捉历山飞！”

这时候，历山飞的军队已列阵向李渊的队伍逼来，只见十数里之内，首尾相连，确实声势浩大。

李渊却不慌不忙地对将士们说：“请各路队伍按我的部署狠狠地打击敌人，出击！”

随着他的一声号令，窦抗一马当先，指挥一队老弱残兵的队伍，挑着鲜明闪亮的军旗，拖载着各种辎重物资，耀武扬威地吹响进军号角，大踏步地前进！

历山飞的队伍一看，以为这是隋军的主力队伍，又见那么多的作战物资在前面，便蜂拥而上，只顾抢粮抢物，大都丢下手中的兵器，各顾各的去抢物资去了。

尽管历山飞大声叫喊，制止他的部下，可是，饥饿的义军们谁又听从他的命令？不但没有停下，反而更加激发起抢物的欲望，拼命地扑过去……

就在这时，李渊与夏侯端各领着五百骑兵，从两侧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历山飞的抢劫队伍，见人举刀就砍，杀得义军人仰马翻，叫苦连天。

原来这两支骑兵队伍，都是经过夏侯端和李涛认真训练过的，他们精



于骑技，刀马纯熟，与那些散乱的士军相战，他们怎禁得住这两支铁骑的“左右夹击”？

不到一个时辰，历山飞的这支常胜军被杀得溃乱不堪，大败而逃，丢下的尸体不计其数。

李渊一见，立刻命令队伍：“要乘胜追击，不给历山飞一点喘息的时间。”

此时，李渊亲自追赶敌人，只见他取弓在手，搭上羽箭，一箭一个敌人，连发连中，吓得历山飞魏刀儿掉头而逃。

王威先是见历山飞的队伍人多势重，吓得就想撤兵，这工夫看到历山飞的军队不堪一击，大败而逃，真是又羞又悔，心里难过极了。

李渊见王威在马上耷拉着头想心事，便对他喊道：

“兵贵神速！快去追赶历山飞呀！”

王威这才惊醒过来，急急忙忙地举起大刀，拍马如飞地追上去，口中高声叫道：“追呀！活捉历山飞——”

这一仗，李渊不光是打败了历山飞，而且招降了历山飞的部属男女老少数千人，从根本上铲除了这支起义军的基础，使它再也成不了气候了。

打垮了历山飞的起义队伍，在回太原的途中，得到妻子窦氏惠娥病危的消息，李渊快马加鞭，失魂落魄地赶回太原府中。

李渊看着奄奄一息的妻子窦氏，泪水止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流着，哽咽着说：“我整日在外面忙，让你一人受累，未想你积劳成疾，以至于此！我实在对不住你——”便“呜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！

没想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在恩爱妻子面前，也儿女情长起来。

这是因为李渊与窦氏结婚以来，二人一直心心相印，恩爱情浓，相互体贴，连续生下四子一女。

更让李渊觉得难以割舍的，是窦氏在他生活中不只是充当一个柔美妻子的角色，她那超人的智慧、料事如神的运筹能力、聪敏颖悟的判断本领、循循善诱的劝诫方法，都使李渊觉得，她是自己事业上的参谋、生活中的良友、思想上难得的知音！

窦氏从昏迷中醒来，紧紧握住李渊的手，断断续续说：“本想同你……白头到老，共享富贵，未想到我……没有这个，这个福分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一时气喘，停了好一会儿工夫，才又说道：

“要记……记住我的话：继续韬晦，再忍一……一段时间，等……乱到极……极处时，你……你就可以……振臂一……一呼了……终会成……成



就……大业！”

李渊听着，流着泪，紧紧握住妻子的手，说道：

“我，我记住了，都记住了！”

此时，窦氏生的几个儿子及女儿、女婿一齐在床前跪着，低声地啜泣。

窦氏艰难地抬起眼睛，看着自己的儿女，脸上很费劲地挤出一丝笑容，对孩子们说道：“你们要……同心协力，支持……支持父亲……成就大业，建立李家……万代不……不朽基业，才不负母……母亲平日对你们……苦心教诲！”

建成、世民等哭得泣不成声，齐声说道：“儿等牢记母亲教诲，请母亲放心，养息身体……”

女儿凤娇哭成一个泪人儿，跪立床前，扑在母亲怀里，窦氏抚爱地看着她，摸着她那散乱的黑发说：“你虽是一个女身，却生就一副男儿的品性，这……也是李家的将门福运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又抬眼看了一眼丈夫，说道：“说不定这女儿有……有朝一日……也能助你……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窦氏又看着自己的女婿柴绍，接着说下去：“这女婿也是……武将出身，……这是李家的福气。”

这时候，她见门口还跪着春华、秋实，李涛也在她们后面跪着，便抬手示意，要她们近前来，窦氏又说道：

“你们俩伴我来到李家，我，我一直把你们……当做自己的妹妹对待，……我死之后，你们还要和睦友爱，各自侍奉好自己的丈夫，我就放心了！”

窦氏又看一眼李涛说：“好兄弟！你已成为……李家的成员，望你有始有终，照看好几个侄儿……”

春华、秋实、李涛听着窦氏夫人的一句句叮嘱，想着她往日的善良、贤惠，特别是对自己的一些好处，不由伤心地抽泣起来。

李渊见妻子连续说了那么多话，怕她累了，便劝道：

“别再说了，歇一歇吧！我替你倒一杯水，好不？”

窦氏点了点头，张开嘴，就着丈夫递过来的杯子，喝了一口，感激地笑了一笑，又说道：“你们李家该兴旺发达了！”

这一句说完之后，只见窦氏两腿一伸，头一歪，口眼一闭，再也不说话了。

李渊知道，妻子真的死了，顿时哭得死去活来，儿女们也同时号啕大哭，全府上下，一片哭声。

李渊的留守府里，立刻挂孝祭奠，七日之内不准任何人动一下乐器，唱



一句歌。过了十几天，才将丧事办完。

窦氏生前，在四子中最欢喜世民和玄霸，因为世民自小聪明颖悟，又能干又听话，人也长得英俊漂亮，讨人欢喜。三子玄霸，生得虎头虎脑，憨厚朴实，诚实豪爽，极有男子汉气概。

长子建成生下来时，窦氏一见儿子的面容，心中就不满意，对李渊说：“你我的长相虽不是男女中的上品，但也不该生出这么一个丑陋的下品来！”

李渊仔细审视着儿子的面貌，见他前额塌陷，两眼突出，小鼻子扁扁的，下边一张大嘴巴，确实不好看，但是，亲生父亲怎么能嫌儿子丑陋呢？

当时，李渊突然灵机一动，对妻子说：“说不定这孩子面存异相，长大之后，会有惊人之举，做出大事业，就替他起名‘建成’吧！”

窦氏又看着儿子的脸面，忽然指着他的眉心，皱眉道：

“这孩子的眉心太窄，长大之后必是心胸狭隘之人，有什么异相？依我看，他难成大器。”

从那之后，窦氏对这个长子打心眼儿里不喜欢。未过满月，她便找到了一个奶妈，让她把建成带过去，像是把儿子送给了那奶妈，心中只觉得轻松，再不想看到那丑陋的儿子。

四子元吉生下之后，又不满意，先是小头小脑、小鼻子小眼；渐渐大一些了，长成尖嘴猴腮、獐眉鼠目般的小人胚子。窦氏心想：我怎么生下这么一个儿子！

一天，奶妈徐氏抱元吉来，窦氏接到怀里，突然发现儿子头顶上宛然两个旋顶，不禁大吃一惊！

常言道：“儿长双顶，气得爹娘跳井。”

想到这里，窦氏心中猛然压上一块大石头。到了晚上，李渊回家听她一说，见元吉的头顶确实长有两个特别突出的旋涡。再仔细一看，见儿子双颊凹陷，颧骨突出，这又应了一句俗语：“两腮无肉，坏到骨头！”

看到这里，李渊不由眉头紧皱，心里直犯嘀咕：

“难怪妻子说三道四，不满意这孩子的长相，自己也越看越心烦，越想越不乐意，唉！”

俗语说得好：“自小不成驴，长大驴驹子！”

四个儿子，一母所生，长大之后，却丑的丑，俊的俊，鱼龙混杂，站在一块儿，谁也不以为他们是同胞兄弟！

虽然人不可貌相，但是丑陋猥琐、不堪入目的长相，总是令人望而生厌。



建成的奶妈顾氏，膝下有两个女儿，后来丈夫因病去世，窦氏让她母女三人搬来府中居住，和建成住在一起。

小时候，顾氏的大女儿环子比建成大三岁，常领着他玩，活像是姐弟二人，建成也就喊她“环子姐姐”。

顾氏的小女儿叶子也渐渐大了，她比建成小两岁，生得活泼伶俐，相貌也比她姐姐环子好看得多，也常跟在建成后面“建成哥，建成哥”地喊个不停，三个孩子玩得很开心。

但是，建成是李大将军的长子，是李家的大少爷，在顾氏家里自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待遇。

三个孩子在一起生活、嬉戏，环子姐、叶子妹都会宠着建成，对他百般迁就，事事依着他，这使建成很感得意。

建成长到七岁时，李渊想让建成回到自己身边，让窦氏教他认字读书。尽管窦氏不喜欢这个儿子，但作为母亲，窦氏仍想把儿子教育成人。

可是，建成自小在顾氏身边长大，与环子、叶子一起玩乐，感情融洽，一有机会，便跑到奶妈那儿，又与他的环子姐姐、叶子妹妹一起去做游戏去了。

有时，玩得饿了，就在顾氏家里吃饭；累了，就在奶妈家里，与环子、叶子一起睡了。

窦氏见了，也不多管，她见顾氏是个温良的老实妇人，便由着建成吃住在她家里，没有在意。

时间一长，三个孩子玩得形影不离，更加亲密和谐。建成十四岁时，环子已经十六岁，二人天天做伴，越发要好，耳鬓厮磨得久了，便情不自禁地搂在一起，悄悄地偷吃了禁果。

此时，忙于事务的顾氏仍然蒙在鼓里，根本不知道建成与她的大女儿环子已经做出风流事来了。

聪明活泼的叶子，终于发现了建成与姐姐之间的“好事”，作为少女的她，也主动地找建成“献身”，建成自然乐意，与叶子也共同领略了云雨之欢。

三人之间的亲亲热热，终于引起顾氏的注意，并且发现大女儿环子已经隆起了腹部，怀上了建成的“种儿”了！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！顾氏急急忙忙去向窦氏“认罪”。通情达理的窦氏对她说：“这事不能全怪你，我这当母亲的应负责。俗话说：子不教父之过。我确实有过失，请你先回去，如何处理这件事，我得与他父亲商量。”

当晚，李渊回来得知这事之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：



“难怪他一生下来你就不喜欢他，的确是一个孽种！”

窦氏对丈夫道：“别气坏了身子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当母亲的，过更大！或者说，这应该全是我的过错！”

李渊又说：“我相信‘树大自直’的话。何况世上千条路，全是由各人自己走出来的。这畜生从小不成器，长大也难以成大事，只好由着他了。”

窦氏笑道：“别说得太远，这眼前的事怎么办？那个环子已经怀孕了，恭喜你快要抱孙子了，还有，她的妹妹叶子哩！”

李渊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妻子，意味深长地对她说：

“你别说，这逆子可比他老子有本事，不需要三箭射中孔雀眼，就一下子娶进两个小媳妇，哈哈……！”

“别取笑了！”窦氏一听，不由红着脸说：“我都气懵了，你这当爹的，还在幸灾乐祸哩！”

李渊只得说：“依我看，凡事顺其自然最好。这事就来一个顺水推舟，把她们姐妹俩一起娶进门吧！”

窦氏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只得如此，我们的儿子既然占了人家的便宜，总不能撂下不管呀！……不过，这事只能不声不响地办了，可不能张扬啊！”

“对，说得对！家丑不可外扬呀！”李渊点头说。

窦氏又说：“不过，这事还要征求顾氏的意见，也不能委屈了人家，以免人家说咱仗势欺人哪！”

李渊以手加额，称许道：“好一个才女！事事都想得远，办得天衣无缝，超出我一筹，我这当丈夫的只得甘拜下风了！”

听他这么夸奖自己，窦氏也乐滋滋地故意说道：

“嘿！儿子不争气，老子装憨，我这当母亲的能再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吗？那才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做下不情不义、不合天道人伦的损事呢！”

次日，窦氏亲自登门，向顾氏说了一些负罪道歉的话，又将她与丈夫商议的结果向她转告了。

那顾氏正求之不得啊！于是，这喜事就草草办了，建成一下子娶进姐妹俩，未到半年，环子生下一个男孩，李渊、窦氏都很欢喜，给孙子命名为“双儿”，以后又按李氏辈系，按“录”字排辈，起名为“录宗”。

为了吸取长子建成的教训，李渊与窦氏商议，早早地替次子世民定了亲。女方是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长孙玉洁，该女不光聪慧贤淑，而且知书达理，很有文才。婚后夫妻和顺，相敬如宾，且侍孝恭谨，甚得李渊、窦氏的怜爱，不禁另眼待之。

早在炀帝任命李渊为岐州（今陕西凤翔县）刺史，举家前往任所途中，





在一山林里遭盗拦劫，幸得临汾人柴绍相救，才得以逃离虎口。

这柴绍的祖上也是宦官出身，后不满现实方隐于民间。柴绍自小习文练武，为人慷慨，结交有志之士，在地方上贤名大著，且生得英俊潇洒，能言善辩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

李渊、窦氏见之，甚为喜爱。当时，女儿凤娇已经十七岁，比柴绍小三岁，遂约定婚姻，直到李渊任弘化留守时，二人方完婚。

## 二

一日，晋阳令刘文静、宫监裴寂派人来请，李渊开始不愿去赴宴，经次子世民再三相劝，才起身前往。

出发时，世民让李涛领一支二百人的骑兵护送，李渊命世民相陪。来到晋阳宫，刘文静首先劝慰道：

“始闻大将军丧偶，我与裴公不甚同情，特备薄酒为大将军解忧。”

酒过数巡之后，裴寂突然叫出一人，名叫刘龙，介绍给李渊说：“刘龙担任晋阳乡长，虽然职微官小，但是他的本领可不小，也是一个智能之士。”

李渊一向广交人才，尤其对贤能的人更加渴慕，听说刘龙本领很大，忙上前热忱相见，并邀他常到太原留守府中晤谈。

刘文静笑道：“刘龙乡长是你的两个副手王威、高君雅的好友，也是他们府上的座上客，请问大将军，你该不该结识这位新朋友呀？”

李渊笑道：“该结交，该结交，真是相见恨晚呢！”说完，又走过去与刘龙重行施礼相见，感动得刘龙连声赞道：

“难怪人们都说李大将军待人热忱，无论贵贱，一视同仁，今日相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裴寂对他说：“我的李大将军，你还蒙在鼓里哩！那两位助手可是那个昏君派到你身边专门监视你行动的两个探子，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要写成密报，送到昏君手里去领奖呢！”

李渊也实话实说道：“此二人我也早已怀疑，只是没有拿到确实的证据。”

刘文静笑道：“这下好了，刘乡长倒是你放在王威、高君雅两人身边的最好的内线人物，他会随时把那两个人的一切动向，及时告诉你的。”

李渊一听，忙又站起来道谢，并且当场承诺道：

“若能如此，不胜感激，有朝一日，必当厚报！”

刘龙忙说：“大将军太客气了，当今混乱之世，群雄割据，时代召唤大将